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六十一

傳

青浦王　昶德甫輯

李文襄公傳　沈德潛

公諱之芳字鄴仙姓李氏山東濟南武定縣人中前明崇禎壬午鄉試　國朝順治丁亥成進士除浙江金華府推官六載歷刑部主事旋歷郎中公嘗謂各省刑獄若有一綫生路不求其生是由我殺之也審定囚籍多所平反五載擢廣西道監察御史旋掌陝西道事巡按山西康熙元年停止巡方補湖廣道御史五載掌京畿道事又一載掌河南道事三載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在臺中共十有四年凡所建白關朝野大利弊彈劾不避權貴人咸畏之未一載陞吏部右侍

郎明年以兵部左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時十二年癸丑冬月也明年逆藩耿精忠之亂作先是吳三桂反雲南遠近震動公密疏請增設各路兵馬謂方今滇逆反叛海賊未靖尤慮閩風蠢動浙為閩中門戶先事之謀唯在厚集兵力以防守若不先上請臨事張皇顧彼失此雖任重咎無益於事又并請開試用火藥之禁蓋逆知閩藩之相繼叛逆預有以防其變也至是閩亂即統標兵並杭協兵自杭赴衢時撫臣以下謂會城為控制重地不宜移鎮公曰方今事勢所爭在衢倘上游失守不但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安枕矣遂裹糧倍道行抵衢駐節命副將王廷梅李承恩等禦仙霞關仙霞關者閩浙界扼要地也去江山縣百里關在嶺上級三百六十曲二十八長二十里雄踞眾山高插漢旁臨絕壑與閩之劍

閩相將賊衆鴟張豕突謀由仙霞入公既遣將先據險隘斷其出路次防溫處平陽處屬龍泉諸要地水路溫屬黃巖台屬象山甯屬定海鄞杭紹嘉湖海要地蓋耿逆搆連海氛分道入寇公先調遣附省兵捍衛之離海賊氛以疑貳牽制之謀嚮既定徐議戰攻公之戰於院西也先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　朝廷厚恩陳說順逆大義衆感泣願決死戰遂同將軍頓薄賊營接戰久之退入壁公率諸將進攻復鏖戰賊發礮擊砲聲震天鉛丸如雨及公馬腹左右請少避公曰三軍司命在吾少退即爲賊乘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吾不知有身矣麾衆進兵大敗之翼日復進逼公氣益奮士卒益用命陣斬賊帥收器械無算是役也提兵不滿四千擊賊數萬衆無不一以當百屢戰屢勝賊鋒大挫匿不敢出自是溫台金嚴紹

諸路皆捷或馘渠將縛黨逆脅投誠者推赤心待之難民流亡失所者妥插撫慰全活甚衆據地方漸次恢復而衢州大溪灘之捷尤得長驅破竹之勢前此公數請于　朝添兵前進部議責公保守公奏耿逆勁卒皆畢聚於衢今欲搗賊巢穴必由衢一路此處殲其精銳奪其關隘諸路不難瓦解離賊將深溝重壘守河西然其南則江山西則常山皆可間道截其糧運并斷歸路我兵一進使賊首尾受敵便可相機撲剿以通入閩之路云云會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奉　旨進兵問公曰賊勢張能必勝乎公因必勝已見奏疏中矣王復遣人問所策果萬全乎公曰今大兵已發若復猶豫則士氣沮喪人心疑惑何以成功遂詣王田賊寇情形瞭在目中明可捷音至矣已而羽書報閩王大喜曰岳忠武老儻楊么不是

過也時賊將馬九玉方逼衢為壘我兵由南門銜枚疾走繞
出其後破大溪灘此直取江山一師也賊敗奔仙霞復謀屯
聚而三關盡為我有進退無措此直取常山一師也公形之
條奏者如畫沙聚米俱有成算故動輒有功冬十月自衢入
閩獲賊將馬鵬鵬素梟黠聚眾于常玉德興窺瞰江西閩浙
形勢者稔之和碩親王大兵進剿逆營耿精忠計窮勢極遁
逃無路遂乞降檻送京師公留師中且戰且撫靖海氛安隣
境歷二載閩始平方三藩謀逆吳逆橫滇尚逆梗粵耿逆又
聲援相倚公以儒生蘇葦臨戎阻遏衝擊批亢擣虛大小一
百四十餘戰卒至殄殲大憝一切跳刀走戟之眾解甲離散
化為良民良由公之公誠仁智感格　九重孚信將帥慴服
芽蘖綏懷吡庶故能成大功于危迫之餘以紓

天子南顧憂也公之功故在保全兩浙平定八閩而豫章江
南藉以屏障且使吳倚二逆失所憑倚魄喪膽落相次翦屠
則蕩平滇蜀交廣之功公實爲之先聲云歲壬戌奉 詔班
師公晉兵部尚書明年赴闕轉吏部尚書裁抑僥倖公正馭
下諸吏奉行文書而已兩疏老病乞休
上以有功未酬不許丁卯秋拜文華殿大學士充纂脩 大清
會典一統志政治典訓總裁公病益劇明年予告回籍杜門埽
軌坐無雜賓唯架上理學及經濟書數百卷晨夕繙閱如對故
人常談討古今惟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快又朝中錄
一正人必欣然曰天下蒼生福也身雖引退而惓惓於用人行
政以翼國家于久安長治類如此甲戌冬以疾薨于里第春秋
七十有三是日天鼓鳴大星隕識者謂公騎箕之驗云遺疏上

上遣官致祭　賜全葬立祠諡曰文襄歷四十年

世宗憲皇帝命立賢良祠祀　國朝名臣德之大者以文正湯公斌爲冠功之大者以文襄公爲冠即成周記功宗作元祀意也有文集若干卷奏疏十卷行間紀略二卷軍旅紀略四卷子鍾麟某官孳麟某官孫某某某官鍾麟出守潮州時公手書曰惟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祛弊惟廉足以養民惟敏足以集事子孫世守之今李氏仕者並有聲于時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袁枚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甯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于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甯夏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已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

為叛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
震甯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
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途曉示招官歸原汛兵
歸原伍劾貪冒選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甯夏
平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
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徽
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
年除夕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脣齒俗號鐵門坎賊防守
尤力沿江立營為谷口木柵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

違者斬黎明公騎驃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
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
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鬬天忽風
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
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
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劉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
滇黠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
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㵎湲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
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
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

市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殺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駮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悟莘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自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當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將奇咾哈番名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偽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

功然本秦人性獷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

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

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　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謚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總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劉崑傳　　　張庚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孤任氣好鬭及博母屢責之卒不改母愀然曰我將逝人我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於地下崑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誓母曰果爾是我志也自是崑折節讀書崑偉軀幹豐頤而髯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士授束鹿縣有能聲遷雲南府同知涖任例謁平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苦客曰盍貸于王崑曰無以償也客曰何償爲隨出示數紙皆大僚賣身券崑笑曰甚善但此身賣久矣客驚問崑曰已亥傳臚已賣於

章皇帝也客愕謝去及三桂將叛崑見一吏屢變色疑其弄法給曰汝作如許大事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屏左右白事曰某有弟業鑄入平西府鑄印聞最大者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即召其弟俱鞫之室即馳白臬司李旋隨李白撫軍撫軍大驚曰奈何崑曰事急矣公速上聞請大兵駐常德賊不能出黔一步無能爲矣若少遲賊至湖南長江之險與國共之恐難撲滅也撫軍曰已聞而彼止奈何崑曰崑當其罪撫軍曰我與若恐頭不在頸矣崑曰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即代草疏書訖促即發撫軍猶豫稽數日及發未越境爲賊邏所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等官械李與崑赴勘當崑之將就勘也顧賊衆曰取肩輿來賊驚比撞之走崑曰彼以劉同知爲奇男子我頭觸階死彼不得一活同知爾等安所

逃非眾懼以肩輿舁往偽官坐堂上問女二人何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偽官復曰若非明人乎明且中興矣崑曰爾謗語耶乞師我 朝者誰殺永歷于緬甸者誰今猶言明中興乎偽官曰如女言何曰恐處分重奈何二人同聲應曰誰欲輕者遂繫二人於獄李泣曰若官小名未顯且有老母而不偷活真奇男子也我籍旗下百口在京不復顧矣泣不已崑曰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為厲鬼殺賊三桂惜崑才乃杖李及崑各四十充軍戍騰越衛無何三桂死崑謂李曰三桂猾賊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豈復能容盍避諸李不肯竟為賊所刺崑避寶台山去及 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毓榮以二人孤臣抗節聞李贈恤崑以原品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

張庚曰公避地寶台山時聞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曠土可耕叢箐塞道久矣公覓玀玀伐竹通道如僧言田之歲餘玀玀以獸左肩餉玀玀俗獵得獸以此致禮主人公隨至其地玀玀指草屋大囷粟稻曰皆公惠也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爲政矣

于清端公傳

戴震

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定約束前時鄰猺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搗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專耕稼縣有數大姓恃猺獞盜賊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彈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

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旣熟土著輒爭之故旣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間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沒湖幽蔡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爲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逕繫七人阬之盜自是懼遁又獲大盜彭百齡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反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劃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征朝珍已草疏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成龍諜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械爲証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覓于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建寗府朝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於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

暴漲圯罷職會山東冦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黄州界三
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劉悍險阻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
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黄
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吴三桂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
周鐵爪等期七月並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讐家事洩君
孚恐遂以五月反于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
衆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
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者日千人告脅之賊勢孤欲
即降恐見誅成龍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
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
中人君孚匿山後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
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駭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

君字嘗隸皷亭役故呼以嘔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字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衆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圍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棋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據山嶮巇圍君申金龍糧絶夜遁走遇伏兵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寗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示寗鄉何士榮石皈劉啟業白水畈周鐵爪鮑世庸各擁衆數千爲亂

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兵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于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依興甯廬皐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勦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衆二千人別遣黃岡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衆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領之往迎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尙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箭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帥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鬬愈急成龍麾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

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旂童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向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鞍草檄馳諭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瓜世庸等欲保什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險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衆平石陂賊自進勦至此纔二十四日東山亂定比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譌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亦壁亭榭興文武官賓飲射歌詠其間而密得暗姦流覺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謚清端蔭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衆獄已

具成龍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于親王釋不問成龍淸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于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米及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於淸涼山

左都督藍公家傳

盛百二

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漳浦人藍氏於南宋自靑州遷閩族二萬人多將材公幼膂力過人讀書一過不忘弱冠能詩文而不得志于有司是時鄭氏負嵎臺灣靖南王跋扈之形已露公知閩難正未已乃改習韜略康熙十三年十月耿精忠反康親王統大師臨閩公時年二十八杖策開道謁軍門陳平賊機宜王舉爲前鋒破仙霞關屢戰有功十五年提督段

公果薦授松溪遊擊時海寇猖獗公勦撫有方百姓安堵擢灌口參將一如在松溪時鄉人父老爲立生祠上官過使誅求不遂誣以虛冒兵糧罷職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公琅征臺灣奏公嫻方略且習海道檄署水師提標右營遊擊六月領前鋒駕哨船發銅山賊哨屯花嶼苗嶼公出不意自以輕舟薄之子母砲連環迎擊沉其數舟賊退守澎湖公即安撫島民越一日始進兵賊將曾遂沉誠率衆五萬來迎公指揮將士出入賊舟殺傷無算用火攻沉其舟十餘賊已敗散而南潮適至舟爲潮所湧迫近賊城賊復合以子鈎我舟舟不得行火礶火箭彼此互攻賊有飛天鼠者銜刀緣檣而上手捫我舟帆索一躍而下公弟瑤應手斬之公手殺八十餘人身被十餘創正酣戰時忽飛礟擊公腹腸出暈絕瑤從後抱持

公裹創稍頃即起復帶創奮臂大呼曾遂名直搗中堅賊稍卻大軍繼至前後夾擊殺沈誠等大小頭目七十餘其眾死者二千餘人旋取虎井桶盤嶼翼日官軍分道而進與靖海將軍直趨娘媽宮賊迎戰自辰至酉焚沈賊舟無算又以計攻其砲船鳥船共二十一艘舟中火藥皆自爛殺偽將軍曾遂等四十七人偽監督以下三百餘人無名者萬二千人海水為沸賊從吼門遁去降偽將軍楊德等一百六十五人及其眾五千遂克澎湖公請將軍駐師三日察夷傷檢兵器然後揚帆抵鹿耳門時提督吳公某為賊所困公率親丁衝陣自午至酉不解遂飛肩躍過偽中軍舟進斬巨魁十餘及正副水手六人復躍而還賊氣奪又擊沈其巨艦二圍遂解乃引軍入港屯安平蓋澎湖鹿耳門皆險也二險失而賊

無籓籬之固矣七月十五日鄭克塽遣偽官馮錫圭曾蜚朱
紹熙詣軍門納欵臺灣平請海將軍以公褒創血戰首功上
廷議藍某革職參將依有名外委官例加十九等拔至都督
記餘功二次有　旨藍某首宜先用公以二親年高乞終養
明年丁外艱二十七年起復於趙北口　召見行在問澎湖
血戰之狀
聖祖仁皇帝令解衣驗砲痕吏部以公原革職案僅授神木
副將　特旨賜白金三百兩掛鎮朔將軍印未至擢宣化鎮
總兵三十一年調浙江定海鎮定海者舊之舟山也負山帶
海時新立縣治屯重兵公通商惠民地闢貨聚居然一都會
矣嘗四攝甯波提督事在浙東凡十年調天津鎮召募丁夫
開稻田數千畝歲獲萬餘石充軍需營田奏上之

聖祖不許　賜名藍田著爲世業擢福建陸路提督至則濬
漳州城壕除姦鋤惡舉賢任能令行禁止而勢豪巨室多不
便賂兩院吏胥萬金造飛語中傷公而封疆大吏因舊嫌轉
以捕盜不力上奏吏議欲付刑部治罪
聖祖僅與罷職而已俄飛語上聞令對簿當是時文致羅織
公不能辨亦不欲辨幾蹈不測而
聖明終念澎湖之功又從寬典編入旗籍五十二年大軍征
澤旺將軍富能出西路大喪軍實公率子國英國庭國定國
柱自備資斧從將軍貴穆賚出東路駐二十五臺當師之初
出也
上諭穆賚云藍某諳練行間汝宜親信大有裨益至是
上又云藍某用兵合機宜久已知之今駐二十五臺正合朕

意五十七年以疾徵還未至卒于天津藍田莊
聖祖命公妻子以喪歸漳浦除其旗籍有公案未完者一切
免議猶以澎湖血戰功也嘗論自古名將多不善終而公又
骯髒不合于衆
聖祖嘗云藍某率眞又嘗　賜御書勇壯簡易四字公之生
平臺之役公冒以澎湖之戰知名而開營田以作軍食有營
平武鄉之風雖遺物議蒙
聖明照察始終矜全亦亘古所未有當四十二年扈從行在
賜所射鹿命弟荆門總兵瑤馳歸祭祖　敕建生祠其提督
福建也　特恩封贈三代皆榮祿大夫一品功加左都督
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並屬異數其他　宸翰累褒
賚與優渥列於行狀者未暇悉數焉百二八耳公名不得其

賓適文孫田璧相遇任城出公狀以家傳爲屬乃依狀叙次
其略云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袁枚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
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
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謚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
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
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
潘鎮遊擊遷永甯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
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
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至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

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不相聞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營最強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擒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

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

藏丹津寇西甯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擄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搶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甯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旣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氏寨也華里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柹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壓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爍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

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節
發大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
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
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鏖戰斬千餘人賊潰而西
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挾眾數萬駐烏
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
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
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
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瓈瓈然紅柳蔽
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
是役也公以兵五千名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

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
賜詩褒寵仍 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
所至讋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
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陜總督五年準噶爾叛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之
公率師至巴圖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
上召公乃交印于提督紀成斌身自入賊伺公行入劫馬廠
紀葸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
上斬成斌下公于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
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

言攻康八達而噶讓根褋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歪曰僞運
糧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鎗礮齊發爛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
未知公果在否也會
天子命大學士傅恒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
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于傅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問
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
人傳呼直入羣番千餘皆屬布裲襠裹甲持弓矢迎公目頭
目故綏其轡笑曰汝等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
羅拜爭為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公飲盡即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番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
留公宿帳中次日土司莎羅奔使人從公坐皮船出洞詣大

帀降事聞
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
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特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
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閙土司蒼旺有異志窺取舊保
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雜谷閙自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
脅誘九子龍脅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
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即會奏便宜行事
文武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雜谷禽蒼旺斬之
撤土司設營置戍尋番懲服十九年扑討墊江酋陳昆未至
卒於軍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謚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
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饍飲兼人其忠誠出于天性征青

海至哈喇烏蘇天寒凘凍軍渴公禱于天水卽涌出胥川陜
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于百
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鈎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
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
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達賴喇嘛者偃受王公拜不動見公
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
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岫同舉孝廉于公爲年家子以不及
見公爲恨第七子澥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
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秉筆者敘次回冗讀之不甚了
然竊纂成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
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儆衣蔬食不宿于內亦

至性人也當集其遺事別立爲傳云

黃太常傳　　沈德潛

公諱性震字元起姓黃氏閩之漳浦人年十二父母俱喪家貧艱於爲生然有大志讀史遇豪傑崛起事聲色俱動隱竊自負年既壯益練習當世事時海寇鄭成功竊居臺灣公於閩海要衝澎臺形勢凡港汊險易寇島出沒及賊情向背一一熟悉于胸然閩愈甚人無繇奇之也歸化令名易公族子寄籍粵東官于閩見公與語曰叔非風塵中物幸自愛公曰世無常何誰識馬周今海寇未殄　廟堂需材吾如涉川之舟須吾友揚帆風飛耳寧能長此鬱鬱乎時公年四十矣會閩督姚公啟聖奉　命平寇公謁軍門條平海十便姚公用其策相與密謀遂平臺灣公之檄策也首言兵法攻心賊祖

湖海文傳卷六十二

傳

靑浦王　昶德甫輯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袁　枚

公諱掞字藻儒一字顓庵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明太常寺丞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勒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卹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少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蔭忍以苛

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勒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強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請遷工

部尚書再轉兵禮兩部尚書會澤州陳文貞公薨遂授公為
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
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
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建儲
聖祖不悅遂并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因而齮齕之
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問王掞何在首輔馬齊奏掞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
重可速召掞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坐乾清宮手招公跪　御榻前耳語良久秘人不能知
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

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
習并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
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
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鬚為白臣
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為此奏奏上
待罪五日　詔王掞應論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
清隨諸御史代往為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期門宿衛
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覷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
敬然無不咋舌為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乃齊向公拜賀歡呼先是江蘇多浮糧
公密奏明太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于七十萬壽之期降此特恩勿交部議以銷屯膏疏入
留中至是忤　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并擲發公門下士陳
瓚朱栻頷手歎曰吾今知吾師眞古大臣也不然有他疏不
可以見人者今日并發雖我輩殆難爲顏矣是年冬迎　駕
石槽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隨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
見西煖閣　賜坐起復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
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
上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母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部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故命
孝惠祔

章皇帝之左而奏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奏　旨停朝賀廷臣以爲日食乃
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此儆惕即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
正在此處御史張廷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
孫僮僕尚不吝資財增榮飾觀況以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
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奏監生就試
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
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免開採
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世宗許之月餘復降　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着仍留

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楊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猝搖動爲諸生日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爲完人康熙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爲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公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丁丑會試同考官

聖祖特　召對充　日講起居注官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淸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

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
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守道成例不錄河間左衞首
子試効能之未朞年士習丕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曾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
外釣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爲黜陟故屬員競致
賂遺于公是時直隸巡撫即李文貞公也
聖祖知其誣不之罪及將代又隨有試生警　蹕事　命往
江南助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
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往河工効力五十二年
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
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
未自陳吏部乞補官本不與開列亦異數也甘肅甯夏地處

極邊士子試卷別編字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于額特
拜疏請加中一名從之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論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尚未
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察蠹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
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
十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
師取道雲南留屯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
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值師還倍加優䘏馬道死者兵當償
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運遝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
銀徵解稽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減故或以
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

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于
正額公請均丁于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
曉諭民困大蘇滇地多產銀官收其課八之礦衰而課如故
司事者以缺額能官究追多視爲畏途公以礦有旺有衰請
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絀得以相補若武定之獅子廠
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少因請
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 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 御書
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三年加兵部尚書復授雲貴總督四
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
奏事及爲總督也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斐之言偶失于舒

究耳今已釋然矣於是復摺子奏事如故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爲式尋坐奏鹽課疏內敘入　寄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訊備日士民洶洶數萬集門外綱雖推求百端亦終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緩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盖公于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

世宗特從原宥公遂留滇七年惟以研經講學爲事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　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尙書兼掌國子監祭酒事又　命授　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平生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乎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行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

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顧直為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為之隔限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之百物不通民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尚

有二三十里之遥劳苦惊惶妻孥隔绝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为见粮又责令运送费用数倍终年不息且每被钞掠而百姓益不得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无事则供輓運力役用兵则为向道前驱军民待之如奴隶生苗寨之若寇雠官兵胜则生苗乘间钞杀以泄忿生苗胜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窃念开拓苗疆本欲登斯民于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人有赴汤蹈火之惨将何为乎其速祸激变约有两端苗疆本末备谙而有司遽言人尽抒诚请加赏赐生苗得赏者二三不得赏者七八失其本望恶能无叛加以熟苗劳重累深全无赏赍愈增怨愤因而勾结生苗作乱以至不可禁御又从前开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处而台拱地方犹

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人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没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囊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衂屢告百姓流離死徙不可勝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恭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勦曰撫而已今欲勦則山勢陡絶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即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滚箐而走官兵難覓其去蹤可誰何此勦之所以難也若欲撫

之則苗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羈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惟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
恩棄苗彊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築垣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刼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托熟苗又得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甯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

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闋未除亦應綴其行
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處解額其造辟奏陳者
尚未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
上皆以命公其教習庶吉士也　命下於進士未經選入館
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廸不倦七月充纂修三禮副
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覺公顏色憔悴　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
勉多士疾寖劇
上遣醫視給藥少閒口授遺疏以治化方新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為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
卒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於詞說之間故自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詞即奏劾中猶稱公爲科甲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于民推問之下猶稱引詩書無異常日即此言亦可見公之爲人矣公於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爲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先以版行其詩文雜著尚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爲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自成文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

儒之言無在不引而之正爲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爲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役已四十年而所聞四方士大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登　朝亦未及朞而殞乃其誠亦極相似然而公學爲較醇矣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袁　枚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襆被徒步行千里謁張公大受於吳門一日成文九篇張公驚異目爲國士江西巡撫郎公廷極亦奇之厚爲資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已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

王阮亭尙書俱有國士之目
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
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
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
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未二年　召爲直隸總
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嘗整飭吏治之名一
疏糾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作見揖未畢即厲聲曰公身任
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寄以公語奏而公
于入覲時亦首劾田之負國殃民書漏三下猶侃侃未退退
又連章糾之

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罪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珽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因以朋黨中之

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擬公罪狀二臣希

上意互有奏聞于是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其死罪二十有三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

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倔强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　命縛公與蔡珽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

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

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衎楊錫鋸諸械　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

世宗爲之霽威　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

今上登極　召見　諭曰

先帝本欲用汝也即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于古今事宜朝章典故口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曼詞與人諧際以故舉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闒茸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塡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

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于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于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尚無薦主乃交門下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允薦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辛酉典試江南闈中得離响之疾神氣恍恍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爲最公然所中儁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　朝乞病

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　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薨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于任事不以攙越爲嫌典試雲南歸即以其地之鹽銅利獎作書告知參議李公巡

撫廣西歸卽以泗城改流調土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
黃河卽以新舊之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
卽以運丁疾苦閘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兆用未一月
卽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
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
上嘉納之公博聞强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
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于押赴市曹時採問
經史疑義公對赭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
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貴人某嘗謂公
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我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
總督倉場時邀 寵進謗餘不知返之于心可曾安否其芒
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

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
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攜粵中兵役人皆爲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苗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眯者亦必登于明堂此可知者也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寬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已意屢起屢顛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 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

瀉之作眞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孫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徙曾祖諱守意承仕祖諱世蕙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羅漢七四西山聚衆數千人設方略禽獮之境賴以安父贈光祿大夫諱天繡生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値大風雪斧落曾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即位　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

謂直言諫極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為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幷　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歲滿受代往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卽上言人才出于學政而科目但取文默無裨于用宜令天下學政遴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與同官鄂公爾奇復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多必別置學舍以居之支給金以贍之教成量分等敘用以示勸
世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　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謂南學也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晉順

天府尹奏請立法以平米價贈公卒于京邸　恩賜銀一千
兩爲喪葬費公欲長留　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　賜
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　召晉工部侍郎奏請
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天下而天下之物價與輓運費宜
先令報部俾後核銷遂無駁詰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兼辦
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　見國子監教習人員
不稱　旨逮獄
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　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
庫務意公既貴重驟遭責降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
言公以輕兌邀譽者公先以所兌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
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政有積獘
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獘悉除

今上即位　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
兼　公上三習一弊疏其略曰臣以至愚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
月以來捧讀
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願有
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綢繆私憂過計而欲
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
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
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
三習焉不可不慎戒焉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

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命而四海謳歌在臣民
未非獻諛然而入君之耳則熟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
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未工者亦絀矣
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
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
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入君之目則熟于此矣目與媚化匪
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
者亦忤矣是爲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
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閲之
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
之已而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
發槩期于必行矣是謂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

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寵小人而厭君子也是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知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于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

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
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
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
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
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
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
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
知也欲望人繩愆糾謬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懔之也返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寔見其
未能故常欿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

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已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眾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歛心爲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于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覩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或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于至微而勢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于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驕泰驕泰即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于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

之機握于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
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
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
於此矣疏上
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有疑
獄　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
之轉吏部尚書乾隆三年出為直隸總督鉏治豪強穿濬溝
洫豁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酒禁甚嚴罹法者
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騷然非盛治
所宜

上即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既熟姦民即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征給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田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平衍易種蓺可駐數萬家即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苦寒難居遂止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昂公力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躍價遂平橫嶺三峒爲前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重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犂不逞之徒或且嘯聚于此煽連鎮筸而

賓請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領兵數千守之詔以河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 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充 經筵講官因 召對自陳年老請免所居官惟在 上書房効力

上優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秉

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乘間進說

上納焉令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

聖情冀其速痊中使侍醫絡繹於道又　特命　三阿哥臨視及遣未奏入

上深軫悼遣大臣侍衛賚茶酒　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　賜謚文定居恒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于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版行及蒙

世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附華過一切燬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有逆徒僞爲公奏摺傳播遐邇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展與

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齊學皆再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廕授刑部浙江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司使（此據其家行述所詒穀云由刑部山東司主事擢）孝則天津府河捕通判女四人歸冠恂原宗淸李念祖陳箴其婿也孫六人鎮今庠生鑾銓殤鑄鏞銘葬於邑之東鄉喬家溝

門下士盧文弨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于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旣論抵繫獄矣會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死非命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痛傷其父乘閒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

出與其仲兒鴻淦一晝夜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瓿甑者仆焉盡碎其器於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身不危其親其智又有足多者焉文弨以乾隆三年舉于順天公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請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於經何害遂置所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弨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爲教者教人哉